

■打工生涯

又到发年终奖的时候了,老板感叹:赚钱容易分钱难。的确,要是奖金分配不公,必然会影响到来年大家的干劲,甚至会影响企业的内部协作问题。

老板决定开会解决年终奖的分发问题。会上,老板说:“今年经过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公司的经济效益有明显改善,有钱大家赚,大家要多少奖金自己定。”遂叫秘书给员工们发纸条,只须写上想要的奖金金额和姓名即可。员工们都兴奋于今年的奖金来得称

心如意,一些人甚至交头接耳起来。

秘书收走纸条后,老板讲了个故事:二战时,盟军取得了功劳大。陆军说没有他们冲锋陷阵,就不可能有战争的胜利;空军说没有他们的轰炸和掩护,陆军的损失会很大;后勤说没有他们的话,还靠什么打仗……最后,盟军司令说:“你们每个人都为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都应该受到奖赏。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我是无足轻重的。但我知道,如果

这场战争失败了,上军事法庭的将是我。”

“真阴。”底下有人小声地说,但老板还是听到了。老板说:“阴吗?恰恰相反,我想这是把奖金阳光化、透明化了。胜利的奖励应该与失败的惩罚对等。不要先去考虑谁的贡献最大,而要先考虑如果失败了,谁应该受到处罚。下面由秘书公布本年度管理和业务中出现的失败与亏损事件,大家——去对照,不要推卸责任,不要轻易说失败、亏损与自己没关系,因为按照奖惩对

等的原则,如果造成失败、亏损后没有受到处罚或处罚小,那么成功、盈利后也不应受到奖励或奖励小。”

秘书公布完了,又给大家发纸条,让大家重新给自己定一个奖金额。大家面面相觑。

秘书再次收纸条时,老板慷慨地说:“在大家自定金额的基础上,给尽职尽责完成工作的员工,每人再加一岗岗位贡献奖。”

最后,秘书偷偷透露:第二次奖金总额比老板的预算少了一大截。

想要多少年终奖自己定

蓝梓铭

■同笑时代

侄子的军令状

韩春梅

“这回考得怎么样?”侄子放学回来了,我们忙问。“可能和上次差不多……”侄子怯生生地说。大家同时叹口气,上学期侄子在班上排名四十一,是倒数第二。

“你就不能争口气?”大哥脸色铁青,勒令孩子制订出下学期提高成绩的计划。

“下学期我的排名起码要提高五名!如果做不到,自愿取消所有零用钱。”原本以为侄子会含糊过去,不料他竟然立下了军令状。

出于好奇,我悄悄去问他,到底能不能完成军令状?大概因为我们关系好,他也说了底气的来源——“下学期,我们班有五个同学要转校……”

■不是乱弹

办公室的小张掉了两百块钱,一直闷闷不乐。同事们也安慰他了,但他的脸色却是一点都没有转晴的迹象。

正在这时,业务部的大李进来了,问清缘由后,凑到小张跟前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小张听着听着,脸色逐渐好转,到后来竟然笑着和大李聊起天来。

转回头,大家拉过大李,问他跟小张都说了些什么。大李嘿嘿一笑,说:“心病还

什么是心药

素素

得心药医。这掉了东西的人,总会觉得倒霉的事情怎么会单独落到自己头上呢?这时候你说什么都白搭,只有见着他更倒霉的人,他的心中才会平衡,才会舒坦。所以我就把前几天新手机被偷的事告诉了他,他心情马上好多啦。我呀,就是治他心病最好的心药!”

听完大李的话,大家一个劲点头,夸他简直就是心理专家。大李连连摆手,说:“我可不是什么专

《南京纪事》网上征稿

如果您要韶点事儿,可以登录 www.lifenanjing.com.cn,来建立您的博客,发表文章时只需选择“南京纪事”类别即可,我们会刊登点击率高的优秀稿件。

此外,您仍然可以通过电子信箱 citystar111@163.com 和邮寄的方法给我们投稿。



郭喆

■江湖传言

离奇的损害名誉案

卫东

年关将至,各种偷盗案件不时发生。为提醒写字楼里的单位注意防范,我们物业办公室就做了一批不干胶宣传展板。

今天一上班,就听见有人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吵吵嚷嚷的。我过去一看,喊叫的人我认识,是楼上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小俞。我赶紧上前询问,小俞气

呼呼地说:“你们做事情也要考虑周到一点儿,防范小偷是好事,还要防范破坏分子搞破坏……这样损害我的名誉,让我还怎么上班?”说着,小俞把我拉到电梯口,指着展板让我看。

展板上有一个字不知道被何人撕了偏旁,成了——“加强防范,谨防小俞。”

■甲方乙方

好男人没有私房钱

毕冠雨

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电视上正在讨论该不该有私房钱的话题。小刘说:“这些节目尽瞎扯淡,这问题太幼稚了,谁没有私房钱啊?应该讨论怎样多弄点私房钱。”

一帮女同事纷纷声讨,美女小赵更是差点要吐小刘口水:“不知道你要打什么坏主意,肯定是拿不上台面的。”话锋一转,小赵又说:“大

李就是个好男人,不像小刘那样花花肠子,大李肯定没有私房钱,看他瞎花钱就知道。”

大李脸红红地说:“我啊,倒也不是什么好男人,算是想坏没坏起来的。当年和老婆相亲的时候,为了能娶到她,就吹牛皮把工资说得很高,现在倒好,别说攒点私房钱了,我每个月还要想办法把那窟窿补上呢!”

艺度空间



理想家庭方案

晚饭后备老多胳膊散步,六十多岁的老人家,走路比我还快。天晓得,自年少时开始,我的步行速度,向来是让女友羡慕男子尴尬的。父女俩嘻嘻哈哈,越走越快,全不在意数九寒天的节气。

这么亲密,真是难得。多年来家人完全打散,各据一方。好像是家族的宿命,从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开始,一家人总是得分开,无论是否成婚,或者子孙绕膝,总之是夫妻分别,子女远离,兄弟姐妹不得见。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我家族这种老少都单过贫瘠荒凉的日子,到了第四代,也不能再有了吧?

有时候我们会聊起一家人同城生活的理想——把各自手上房产卖掉,然后无论在北京在上海,都可以买大别墅。爸妈住一层,兄嫂二层,我么,一定要有独立空间的,住顶楼三层。要有一间专门的影音室,弄个巨大的投影。在这个真正的家庭电影院里,一家人拉拉杂杂看各类影片,就像我童年的时候一样。然后老爸煮宵夜,热腾腾水汽缭绕,原来绷紧的皮肤暖暖地张开。大健身房肯定不能少的,妈妈做舞蹈教练,我做瑜伽教练。老妈光羊毛开衫就有五六件,属殿堂级购物狂人,必

须专配服装间。她最爱京剧,各种行头,找地方专门摆放,票友也得有红伶的待遇。还需要一间排练房,键盘、鼓、吉他、贝司统统不能少。老哥虽是硅谷精英,理想倒是组上一支乐队。排练房的隔音得非常非常好,听过老哥乐队的部分东西,嘿嘿,除了老哥的吉他和贝司,其他,很有上升空间。我么?CD和书就不说了,我还要一间画室。我捡起丢了十年的画笔,继续精神道地画服装设计图,油画也可以学学。爸爸呢?给他弄个暗房,继续捣腾他的照片。有游泳池更好。一家人进行游泳比赛,输的人请大家天南地北旅行。春天踏青郊游,夏天躲进家里煮绿豆汤,秋天去北方靠在白杨树上看遍地黄叶,冬天追着温暖去南方海边度假。反正每个人都有相机,一家人咔嚓咔嚓互相拍,交叉指点切磋,共同提高技艺。回家以后一张张放

到最大,用照片做墙纸,走在家中任何角落,都是亲人的笑脸。

这样一来也不都是好,我们一定太闹了,笑声冲天,扰得邻居不宁。不如直接在郊区买块地,反正老爸做了一辈子建筑工程,让他盖栋小楼,跟我听张专辑一样轻松。

接到老哥电话,他说可能又要回硅谷。老外不过春节,只过圣诞、复活节、万圣节,哥哥总不能让整个公司汉化,我让他尽量拖延,最好过完春节再启程。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于我家的意义,是团聚的日子,一年一回,快赶上七夕了。这样的家庭,曾被朋友啧啧称奇。这就叫围城。我巴不得跟贼友们一样,与亲人同一屋檐下,哪怕吵架,也是有对手的。

张艺:女,著名电台DJ,主持的《夜动听》《都市夜归人》等栏目,深受听众喜爱。

尘埃落定



面目全非的城市

在成都,我经常走人民路这条南北中轴线,我家和我父母家都在这条路上。现在,从人民北路到人民中路再到人民南路,在修地铁,一路上到处都是施工围起来的蓝色板墙,时不时要根据施工进度设置的临时交通标志绕行而行,今儿左绕一圈,明儿右绕一圈,挺头疼的。但我还是愿意走这条路,主观上讲,我想看看这条熟悉的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

人民南路那一长段的塔松没了,挖了,迁走了,多半活不了了。人民北路那一长段的梧桐也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那天,我经过人民中路骡马市那一带时,好像没看到“洞子口张老五凉粉店”。可能它还在,可能它已经不在。我需要再次确认一下。确认它的存在相当于用一个细节确认自己在这个城市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从小,这个烂糟糟的似乎永远需要排队的小店,是我的美食天堂。前些天,元旦假期里,我和朋友们在文殊坊的“洞子口张老五凉粉店”吃了甜水面,我问朋友们:这个张老五和骡马市的张老五是不是一家人?他们说可能是。又说,就算是一家人,都不知道是多远的关系了。我问他们张老五还在吗?他们说好像拆了。所以,我需要确认一下。

成都的北城,是我长大的地方。它的变化不如南面

的变化大,但小时候熟悉的景观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有一次和朋友孙文波聊天,他和我一样,是在成都的北城长大的,也是铁路子弟。我们聊人民北路口那家百货商店,以这家商店为坐标,它对面的书店,左转过去几十米远的电影院,再过去几十米的菜市场;百货商店往右走,几十米远的大门是成都铁路局的机关大院,再往前走一截,是成都铁路局子弟中学,那是我母校。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每天要在一条两边栽满了夹竹桃的清静的小街上来回四趟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单程走路是十多分钟;跟我上学的方向相反的,就在那条夹竹桃小街上,在我家的斜对门有一个小学,是铁路局的一小,现在这个学校一下子挺有名的了——因为李宇春是从这个小学毕业的。有人问我,你读的是铁路局的小学,和李宇春是校友吗?我说不是,我读的是二小。那人说,真遗憾啊,你为什么没读一小呢?!

那天和孙文波一起忆旧,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喂,我发现,我一直都生活在城市的北面,以前在成都也是这样,这十年住在北京也是这样。旁边坐着诗人石光华,精于点评的石老师马上说,这就对了嘛,说明你这一辈子找到北了。

前些天,收到孙文波寄来的新诗集《与无关有关》。在一组名为《与……无关》的诗里,有一首是《与开会无关》,诗里有一句说,城市的肿瘤一样的长,出现在我眼前已是另一座城市。“我觉得这句话多少刺痛了我。但愿这就是一次刺痛,刺一下,然后痛就尽快过去了。我没什么好说的,城市,我一直生活的城市,我在变,它已面目全非。”

洁尘:女,作家。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十余部。

陈词岚调



品位不高的权利

我的室友在看《流星花园》,《流星花园》在沉寂了这么多年后,那种大舌头的台湾国语腔——F4那四个整形男明星都需要把舌头用熨斗好好熨一下,忽然就在屋子里乱窜起来,真让人有点抓狂。室友一点也不否认自己的品位有问题:“谁说我品位高了——品位那么高累不累啊,累了一天回家我就想看点简单的不动脑子的东西。”她说的真是好极了。真

的,人确实是有品位不高的权利的。比如部分山东同胞誓死爱吃生大蒜,而生大蒜这玩意,无论是拿古代礼仪还是现代文明的社交规则来对照,都不能被认为是格调很高的一种食物,但有人就是嗜之如命,并且甘愿承受因此带来的后果——人见他就避之不及。但人家就爱吃那个,你拿他没辙。

婚姻这种一对一的神圣制度能维持到今天,看起来挺有生命力的,肯定有它积极的意义,比如从经济学来说它低成本,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它可以稳定性关系有助健康,从心理学来说它可以使人的情感有所依赖……要扯起来实在没完没了,而我今天要说的是,一段高尚的婚姻里高尚的两个人,要是忽然想做点低俗的事,那怎么办呢?

假定一对夫妻,有点儿轻狂,他们说,咳,我俩就是要体验一下多种性爱的极限,来个交换伴侣!又假定一对夫妻,

人到中年,做爱像刷牙,疲倦不堪,彼此对着彼此的身体就像照镜子,他们商量了之后说:咱们去找点新鲜刺激?

又假定我是婚姻专家,他们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基本上会告诉他们:这里面风险很高,成本也高,搞不好还会把老婆(老公)给换没了——裘·德洛那个大师哥就是这样把老婆换丢了。然后他们说,这些无所谓,你当我们是小孩子啊,成年人干什么事都知道后果,俺们会对自己负责的,再说俺们两口子跟裘·德洛那傻瓜两口子能比吗?

到这个程度,我基本就无话可说了。

而这时候,如果门外站着几个“道德人士”,听了我们的对话,肯定会兜头吐这几个妄想换偶的一头唾沫。我会说:兄弟,何必呢?人家又没拉你同伙,干啥何事?人家换偶没惹你,你吐人家一头唾沫可就不好了。“道德人士”一般会这样